

《杀手的礼物》作者蒋话最新力作

时光给了人们特别的力量，让他们在记忆中千百倍膨胀，
壮大到成为一个故事。

我们会好吗， 还是会更糟

WOMEN HUI HAO MA
HAISHI HUI GENGZAO

作品
JIAN HUA
ZUOPIN

蒋话

高人气作者蒋话的奇妙故事剧场

有故事的人会再相逢，
与年少的自己相逢……

八篇色彩各异
的情感故事

8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我们会好吗， 还是会 更糟

蒋话 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会好吗, 还是会更糟 / 蒋话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113-5819-6

I. ①我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303843号

我们会好吗, 还是会更糟

著 者: 蒋 话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月 姝
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182千字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819-6

定 价: 32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人们总喜欢赋予无序的生活一些主观含义，让它尽可能充满戏剧色彩，且看上去会善始善终。

于是，偶遇变成了必然，巧合也被书写成了缘分。

然而

无论你在何时，当代或是过往，无论你身处哪一个时空，过着卑微、失落，抑或富足充裕的日子，仍是期盼着一切都会好起来，越来越好。

所以

人们总应该赋予无序枯燥的生活一些主观含义，不是吗？让它尽量充满戏剧色彩，尽可能朝着善始善终的方向不断前行。

于是，我与你的偶遇变成了必然。

冰冷的巧合，也被温暖动人的缘分充分诠释。



目 录

083	057	029	001
／	／	／	／
零鸡汤的爱情剧场 司楠的计划	非热血的青春剧场 病人阿福	不浪漫的魔幻剧场 郭力的清醒梦	被遗忘的科幻剧场 异人小贞

107

非传统的武侠剧场

展昀的风掣殇

159

无人问津的推理剧场 其一：变格推理剧场

密室里的英雄

203

无人问津的推理剧场 其二：本格推理剧场

密室的漏洞

247

低治愈的非虚构剧场

我们会好吗，还是会更糟



被 遺 忘 的 科 幻 劇 場

异人小贞

那是一次真正的魔术表演，
蒙在鼓里的，只有我和少棠。



“客人是南方人？”

不知道何时，老板娘来到了我的身边，一边这样问，一边用抹布替我擦了擦桌面。老板娘的口音浓重，声音洪亮，透着股北方女人的豪爽劲儿。桌子是那种餐饮店里常见的黄底木桌，桌面上无规则地分布着黑色纹路，桌面并没有弄脏的迹象。

“啊？”我抬起头，一个不留神，长发落到碗里的汤水中。

此时的我正在小吃店吃面。这个点已经过了午饭的高峰时段，店里只有稀稀拉拉两三个客人，也都坐在角落里，闷头吃着碗中食物，彼此间没有交流，气氛有种疏离的寂静。

和少棠来北方已有些时日，工作上却没有任何起色，过去抱怨忙碌无暇休息，现在冷清了下来，反而有种坐立不安的恐慌感。想到来之前的雄心壮志、美好憧憬，现在看起来却像是莫大的讽刺。

“客人您是南方来的吗？”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老板娘又问道，递过纸巾给我。我一愣，才接过纸巾擦去头发上的汤汁。老板娘的年纪在四十岁上下，腰板挺得笔直，脸上带着爽朗的笑容，仿佛瞬间就能进入你心里。

“刚刚听您打电话，口音很软。”老板娘解释道。

“哦，是的。”我说，瞟了眼放在桌上的手机，刚才有两个未接来电，都是少棠打来的，直到第三个我才接起来，勉强算是和解了，却不想被老板娘注意到。

“我不是故意偷听……”老板娘说，“只是想向您请教点



事情。”

“没关系的。”我连忙摆摆手，“是什么事情？”

“客人知道粢米饭吗？”老板娘问道，见没有新客人来到，干脆在我跟前坐下。原来她并不是漫无目的地闲聊。

粢米饭，那是一种南方特有的小吃，来北方后别说看到过，都没听人提起过。

“粢米饭……”我喃喃道。

这三个字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不，我不知道称他为“人”是否准确。

我的目光随着氤氲的蒸气变得恍惚，思绪却越来越清晰，流光般闪回到了那天。

遇上“奇人”小贞的那个夜晚。

2

第一次见到小贞的情形叫人难以启齿，很容易被认为精神错乱，因为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他就出现在我家的电视机屏幕里。

那天本来和一帮合伙人在餐厅吃饭，因理念不合与少棠争论了几句，却是越吵越凶，气得我中途离席就没有再回去，到路边摊一个人喝了几瓶闷酒，少棠也没有来找我。

我拎着酒瓶，像个被大人抛弃的小姑娘，一步步蹒跚着回家。走入小巷的时候，黑夜无星。在黑暗中前行，仿佛不前不进，寸步难行，我好似凭借着意志、运气才找到家门。

一回到家，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机，将音量调高，躺在沙发上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总会让电视开着，像是给冷清的家里带来些人气，也或多或少驱赶了内心的焦虑与孤寂。

我听着电视节目中主持人那浑厚的声音，闭上眼睛缓缓放松，整个身子都要陷入到柔软的沙发当中去。

然后，电视的声音消失了，前一秒主持人那浑厚的声音还充盈着我的双耳，下一刻，那声音便消失无踪，就像被人按了静音键。

我察觉到异样，揉揉眼睛，半坐起身子，目视着电视机。

电视里播放的节目是《动物世界》，在原生态、满目金黄的草原上，却有奇怪的东西混在其中。

一个面容清秀、身材颀长的大男生站在一棵枝叶稀疏的矮树下。他穿着一件颜色艳得离谱的上衣，与画面格格不入。他的手上既没有摄像机，领口也没有别话筒，因此不可能是《动物世界》栏目组的摄制人员或者外景主持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目光缓缓上移，最后锁定了沙发上的我，一副满怀期待的样子。在男孩的身边，有一群《动物世界》里常见的羚羊。羚羊对混入它们之间的男孩好似熟视无睹，竟然继续安详地于原地休憩，没有丝毫骚动，就像他并不存在一样。

“姐姐……”

我与他四目相对，男孩忽然出声喊道。他皱着眉头，微噘起嘴，样子有些惹人怜爱。

我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寒意直上脊梁。上次听说电视机双向互动，还是在《午夜凶铃》的电影里啊，女鬼贞子直接从电视机里



钻出来，后果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。这种事怎么偏偏也能被我遇上呢！

“叫……我？”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。

“是啊，姐姐。”没想到电视里的男孩真的点点头。

“什么东西？！”我慌乱地抄起地上的扫帚，将扫帚头对准电视机，即使借着酒精作用，我也明显地失态了。

“别……别怕。”男孩举着双手，“我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“那你想要干吗！”我明显地察觉到双腿发软，仿佛被抽掉了骨头，一步也迈不出去，若不是靠意志坚持着，我怕是早瘫倒在地上了。

男孩摸摸自己的肚子，说：“我好饿，只是想从电视里出来向你讨些吃的。”

“女鬼贞子也想从电视里出来，结果呢？”我胡言乱语地回答着。忽然我想到了什么，扔了扫帚像箭一样蹿出去，一把拔掉墙角的电源，电视机“啪”的一声暗掉了。

房间里恢复了安静。

我靠在墙边，喘着粗气，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。不过我不敢大意，依然盯着电视机荧屏，就怕它忽然再亮起。

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能听到挂钟的嘀嗒声和我粗重的喘气声。

会不会是电视台安排的节目？我忖道。思考能力正在逐步恢复，我想到许多电视台喜欢策划真人恶搞栏目，预设出诸多离奇现象，然后在暗中偷拍被测试者的夸张反应。

我才不要上电视被当作笑料！我双手叉腰，打算寻找隐藏在暗角

里的摄像机，然后，却听到像水流一样的窸窣窣声。

我循声望去，借着月光，看到一条银白色的细流。现在回忆，那更像是水银般的物质，从墙上有线电视的电线、插孔间流泻开来，借着重力慢慢往下流，于墙角汇拢。
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四肢冰凉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那水银已经聚成了人形，五官渐渐分明。

“Hi，姐姐。”那个原本在电视里的男孩出现在墙角，大眼睛一眨一眨。

我的表现依然稳定：眼前一黑，当即瘫倒在地。

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醒过来时我躺回到沙发里，身上还盖了条真丝被单，满口的酒气连我自己都被熏得难受。

“哦，还好只是个梦！”我摸摸汗涔涔的额头，长出一口气，想要自嘲一笑，笑容却突然凝结。

“实在不好意思，姐姐，真不是做梦……”男孩弯下腰，白皙的面孔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

我不负众望，再度昏了过去。

这就是我和小贞的初遇，真是丢死人了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从外星球过来的？”我打开冰箱，在里面翻找着可以吃的食物。工作一忙，我很少在家自己煮东西吃，冰箱里的食材都已过期变质。

“是啊，我的母星叫信号星。”小贞说，“如果用你们的语言来称呼它的话。”小贞是我给男孩取的名字。



“原先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们这儿存在生命呢。”我的视线最终落在冰箱里装在尼龙袋里的粢米饭上，本来今早要带给少棠的，结果闹了别扭，一气之下干脆让他饿肚子。

“你能够吃米饭吗？”我朝小贞晃了晃手里的粢米饭。

“都可以的！”小贞咽着口水说道，“我都能吃。”我把粢米饭放入微波炉，加热之后递给小贞。

“可是，你和我们长得一样呀，虽然穿衣风格好像有些出入……”我摸着下巴，想起看过的科幻漫画，“外星人不都该是些形似乌贼的家伙吗？”

“唔……就是差不多的……说乌贼的只是你们的想象……”小贞一顿狼吞虎咽，顾不上好好回答我的问题。

“而且，你还会说我们的语言，这也挺奇怪的。”我歪着脑袋看着小贞，要不是亲眼看到他从水银幻化成人，打死我也不信有外星人一说。

“我到你们这里都有五六天了，掌握你们的日常用语不是问题，我还顺道了解了一些你们的文明常识，所以我们聊天不会有什么隔阂。”小贞将余下的粢米饭一口吞下，满足地抹抹嘴巴，脸上泛起红晕，像是回味般道，“真是美味啊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相比我们而言，你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？”我惊叫道。那些外语培训机构要是聘小贞当代言人，“一周攻破外语”等的宣传标语可就不再是噱头了。

“可以这么说啦。”小贞笑着挠挠头，“我在我们那里智力只能算中等偏下。”

我吃了一惊。中等偏下的智力就能在几天时间内掌握一门“外语”，信号星该出多少学霸啊，那些学霸要是不学好，把重心放在毁灭地球上，地球能抵挡几天呀？

我越想越担心，走到音响前想放音乐挽回先前因频频出丑而搞砸的星际友好局面，谁知一打开音响里面竟然放出《星球大战》的主题曲。

“这首歌旋律好听！”小贞一拍手掌道，“曲名是什么？”

“《星际人民友好大团结》。”我脱口而出。这可能是人类星际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谎言。

谈话渐渐深入，我的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也已慢慢舒缓。

小贞很健谈，与地球上同龄的普通男孩并没有多大区别。他告诉我，他的家乡信号星在宇宙的另一头，离半人马座 α 星还有几百光年的距离。星球上的居民相貌与地球人相似，却可以将肉身以及附在身上的衣物转化为信号，借由光缆、电线等媒介传输，于千里外瞬间转移，抑或是直接进入显像管、伴音电路，让影像、声音均出现在电视上。

穿越到这里之后小贞许久没有吃东西，今晚实在难以忍受饥饿，不得已打开楼下的有线电视电箱，随机穿越进了一台电视机，这才出现在了房间里。

“你还是没有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来到地球的？”我提醒道，“有飞行器什么的吗，像是UFO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那样的东西。”小贞低下头，说道，“飞行器的速



度是不可能达到或者超越光速的，你们以后会明白的，想进行时空旅行，只能依靠瞬时的时空坍塌和裂缝。”

“哦……那你打算在地球上住多久？”我听得一头雾水，赶紧转换话题说，“如果没有飞行器该怎么回去？”

小贞将双臂舒展开，放在沙发靠背上：“要想回去就只能等，等着他们来接我回家。”

“‘他们’是指你的同胞吗？”我往沙发另一边挪了挪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要是他们没发现你走丢，一直不来呢？”

“一定会来的。”小贞咧嘴笑道，左边嘴角浮现出一个酒窝。

据小贞说，地球的空气对于信号星人来说相当于慢性毒药，如果在地球上三年内不回到家乡，他就会虚脱至死。不过小贞对此好像并不担忧，他坚信信号星人会留意到自己发出的脉冲波。

“信号星人穿越到地球的案例有不少哦，几乎都被安全接回去了。”小贞很有信心地挺起胸膛。

“哦，那能说说你进行星际旅行的原因吗，怎么就忽然时空坍塌了？”我好奇道。

小贞不说话了，像是在权衡、抉择，稍后叹了口气。

“有什么难以启齿的隐情？”我试探地问。

“也没什么啦。那晚，我在苞米地里犯了错。”小贞羞赧地说，“一不留神就穿越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我愣住了，一时说不出话。小贞也沉默不语，一副认真的样子，

不像在说谎。

这时候，音响里正好在播放王力宏的《花田错》。

“能解释清楚些吗？”我打破坚冰，问道。此后，小贞大约用了两个小时向我解释“苞米地里犯错”的意思，我则是一头雾水，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

当晚，无家可归的小贞在我家住了下来。

虽说我俩彼此有了还算愉快的交流，但想到和一个外星人身处一室，还是有点怪怪的。我让小贞睡客厅里的沙发，然后将自己的卧室门牢牢锁住。

“你毕竟是男孩子嘛，男女有别，我想是星际通用的准则吧！”我找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理由，把小贞关在卧室门外。

“好吧。”我听到小贞隔着门说道，“其实姐姐大可不必这样，男女两性只是你们这里的进化通则。”

“笑话，难道你们那边满大街都是同一种性别？”我说，依旧背靠着房门抵住。

“是三种。”小贞说。

“啊？”我惊讶地张大嘴。

“不同于地球，我们星球存在着三种性别，三人之间才会产生爱情，最后结婚也是三个人成立一个家庭。”小贞说，“就像你们说的，三角形才是最稳定的结构。”

我想象着婚礼上除了新郎、新娘之外，旁边还站着一个胡子拉碴却有着细腻皮肤的第三人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